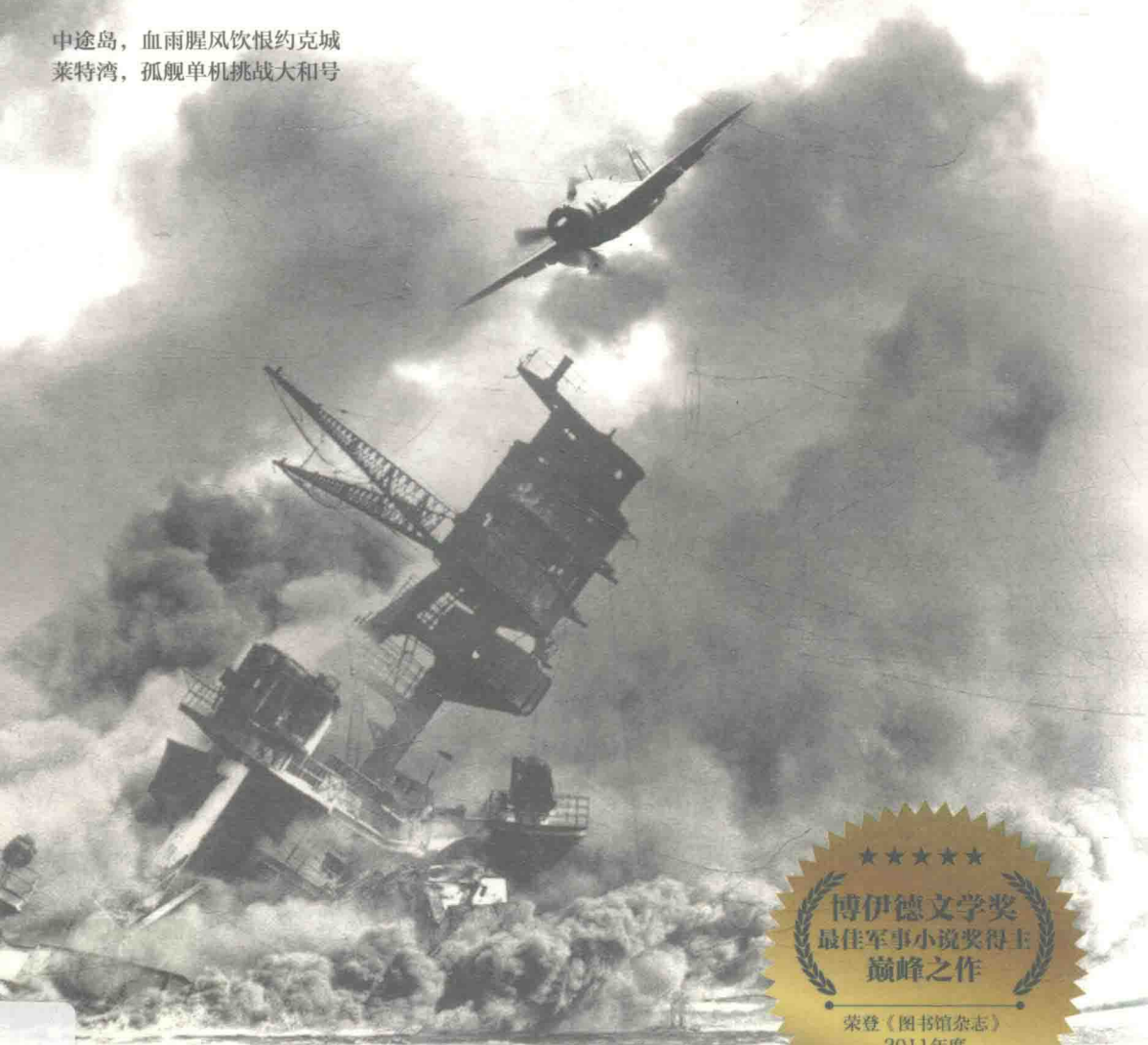


PACIFIC GLORY

[美]P.T.多伊特曼 / 著 苏伊达 刘策 / 译

太平洋的荣耀

中途岛，血雨腥风饮恨约克城
莱特湾，孤舰单机挑战大和号



★★★★★

博伊德文学奖
最佳军事小说奖得主
巅峰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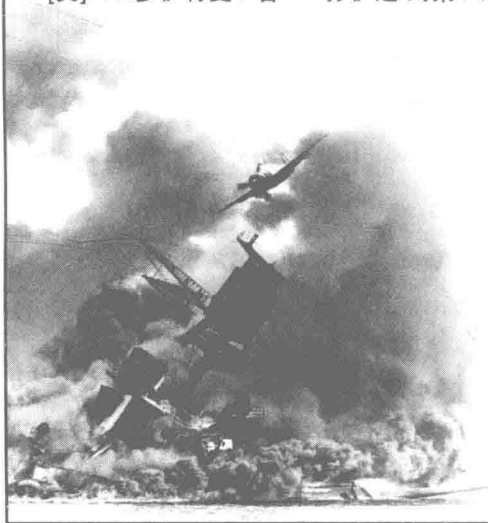
荣登《图书馆杂志》
2011年度
最佳历史题材小说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太平洋的荣耀

PACIFIC GLORY

[美]P.T.多伊特曼 / 著 苏伊达 刘策 / 译



PRIVATE L.A.

Copyright © 2011 by P.T.Deuterman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版贸核渝字(2015)第28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的荣耀 / (美) P.T. 多伊特曼著; 苏伊达, 刘策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9-12159-4

I. ①太… II. ①P… ②苏…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814号

太平洋的荣耀

TAIPINGYANG DE RONGYAO

[美] P.T. 多伊特曼 著 苏伊达 刘策 译

责任编辑: 刘 嘉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1 字数: 83千字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159-4

定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要向位于华盛顿的海军历史部致以谢意，同时要致谢总编辑乔治·威特以及文字编辑因迪亚·库珀，感谢他们对本书手稿的修改提供的海量帮助。正是他们的鼎力相助，才能让我在这一行当里取得与我本身并不相称的成绩。当然，还要谢谢我的父亲——海军中将H. T. 杜特曼。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他对1944年10月萨马岛激战所抱有的那一份热忱，最终敦促着我完成了本书的创作。

献给美国海军退役中将爱德华·S. 布里格斯，
一朝行伍，终生荣耀。

此书纯属虚构。小说中的所有人物、组织机构以及事件皆为作者之想象创作或真实事件之演绎。

引子

我的养子驾驶着轮船，绕过福特岛的西角。海军船坞遥遥可见，码头上的起重机笼罩在飞行警示灯闪烁的红光中。

他是个长相颇为英俊的小伙子，高大健壮，现在正两手扶舵，双腿岔开着站在操作台前。这位骨子里的成功律师、丈夫和父亲，无疑正信心十足地享受着又一次完美的欧胡岛夜游。

“随便停在附近吧。”我在休闲甲板上朝他喊道。

他先挂空挡，又挂倒挡。这36英尺高的大家伙缓缓停了下来。战舰系泊设备离船200码左右，被海鸥溅上了海水，现已锈迹斑斑。片刻后，船不再倒驶。他按下抛锚按钮，关掉引擎，然后走向船头，确认锚已抛好后，才到船艙找我。他先后给我和他自己加满威士忌。

“我抛了深水锚，”他说，“锚链全部放开了。”

“就该这样。”我说，“人们总是忘了珍珠港是一个泡在海水里的火山口。”

他坐在甲板的椅子上，向后一倚，随意地朝我举杯致敬，随后开始品尝手中的单一麦芽糖威士忌。我也举起钢爪，朝他的方向敬了一下，同样品尝起来。他对我的不锈钢器官皱起眉头。

“现在的假肢技术这么发达，”他说，“你竟然还在用这个，真是难以置信。”

我在渐暗的夜色中笑了笑。“相思木假腿，医用不锈钢假手？啊呀呀，孩子，我现在就缺一个眼罩，一只满嘴胡话的鹦鹉，再来点头发，就能惊得那些美女手忙脚乱了。”

他大笑起来。“要是在过去，我们这群孩子也会手忙脚乱

的。”他说，“不过不是吓的。”他又抿了口威士忌，然后放下酒杯。

“听你说，”他说，“你从东海岸一路飞来这里。不是不欢迎你，但我又不得不问，你来这里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外加一段往事。”我说。

他又一次皱起眉头。这恐怕是律师的习惯性动作，因为他们听到的新闻几乎都不是好消息。“你还好吧？”他问道，“或是我妈出事了？她生病了？”

“我们都没事，”我说，“不是那种事。我要告诉你的事发生在二战，甚至是在二战前几年。先跟你宣布那个消息吧。”

“嗯。”他满怀期待地说。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要跟你坦白一些事情，然后再讲一段个人经历。”

“坦白？”他皱着眉头问道。他真不愧是个企业律师，这么一会儿工夫，就蜕变成律师的样子。

“对啊，”我说，“但不是坦白罪行。我说过，这件事发生在战争时期。”

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越过昏暗的海湾，望向崮普半岛的芦苇沼泽和笼罩在钠汽灯惨淡的光芒中的海军弹药库。

“这故事我会喜欢吗？”

“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得听，听过之后什么感觉由你自己决定。柜子里还有这种威士忌吗？”

“海量。”他说着，坐到椅子上。

海量。我暗想。他亲生父亲的口头禅。

“马什尔·文森特先生，我来替班了。”

“迈克尔·奥康纳先生，有你在，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看也是。”迈克^①说，“可就算有我，午夜班也不是什么好班。有什么情况没有？”

这是一艘名为“温斯顿”号的重型巡洋舰。他们站在驾驶舱的左舷，轮流担任舱面总值班军官的职务。另外两名军官站在几英尺外，也在值更，不过他们担任的是舱面副值班军官的职务。驾驶舱内没有开灯，舰长正坐在舱内另一侧的椅子上打盹儿，这意味着所有值班人员说话都得轻声细语。你不想吵醒恶犬，更绝不想吵醒舰长阿奇博尔德·科利·麦克莱恩三世，除非真的别无选择。

马什^②开始陈述他们的战术状态：“一列纵队航行，前方是‘文森斯号’，后方是‘阿斯托利亚号’，中间相隔2000码。熄灯状态，二级战斗状态，经改动的Z状态^③。航线为310°^④，航速为10，基准舰为‘昆西号’，战术指挥官为‘芝加哥号’的指挥官。”

“‘芝加哥号’？”迈克说，“我还以为战术指挥官是皇家海军舰艇‘澳大利亚号’里的那个英国上将呢。”

① “迈克尔”的简称。

② “马什尔”的简称。

③ 原文为 Modified Material Condition Zebra，为了保护战舰，军舰指挥官会根据战况决定战舰状态。战舰状态一般分为三种，按紧急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为：X（X-RAY）、Y（YOKE）、Z（ZEBRA）。指挥官有权对三种标准状态进行修改，故而有文中“经改动的Z状态”。

④ 舰船航向是从罗经读数读取的，罗经盘是一个一周都布满刻度的圆盘，以正北为000度，正东为0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听说，他和他的‘澳大利亚号’去图拉吉岛开会了，所以‘芝加哥号’就成了高级舰艇。我们南面还有一队巡洋舰，不过主管他们的是哪艘船里的哪个军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真有意思。”迈克说，“‘芝加哥号’今晚有什么指令吗？”

“没有。”他回答道，“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

“那我们有收到任何消息吗？”

“只有每小时一次的船间通话质量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①海滩上有我们的驻军。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些。”

“好的。”迈克摇头说，“还有什么要提醒我的吗？”

马什知道眼下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换班，但军队才来这里没几天，而且高层军官似乎一直都在见机行事，没什么计划，直到日军以武力作答，大规模袭击了美军码头。昨天下午，日军便进行了一场空袭，南边的一个运输站到现在还燃着熊熊烈火，火光映照着海峡上空的低云。

“现在航行的最大风险是撞上萨沃岛，它在250°的方位，离我们只有8英里。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都是睁眼瞎。不过到现在为止，日军还没出现。”

“这我们都知道。”迈克说。

“我们确实都知道。”马什说，“如果他们真的要来，但愿是在白天。”

不久前，他们被召集参加军官会议，会上公布的一条简讯说，就在前一天，一支日军特混编队从拉包尔岛南下，朝狭长的所罗门群岛海峡出发。消息虽简短，但足以使他们下定决心，迅速撤离瓜岛，因为日军巡洋舰的速度之快众所周知。

“如果非得是今晚，但愿我们的两艘雷达驱逐舰能够侦察到他们。”

“但愿吧。”迈克说，“巡逻哨的位置在哪儿？”

“‘蓝色号’在西北方向的萨沃岛一带，‘拉尔夫·塔尔伯特号’在萨沃岛的东北方向，它们都装备了雷达。一个小时前，我们跟‘蓝色号’进行了一

^① 瓜达尔卡纳尔岛俗称“瓜岛”，位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美两军曾在此进行岛屿争夺战。

次船间通话检测，聊得很不愉快，不过也没什么新发现。”

然后，他们又审视了一下主炮组和机械装置，它们都还是晚饭前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好的，美人。”迈克说，“我明白了。六小时后见。”

“那我歇班了。”马什说着，将手中沉重的7×5博士伦望远镜递给了迈克。然后，他转过身，面向舵台和副舵台后的黑影。“驾驶舱内的人员注意，欧康纳先生开始接管舱面。”他宣布道，尽可能地压低声音。

在桥楼其他部位值班的士兵同样压低声音，异口同声地回道：“明白了，长官。”马什特意看了一下舰长，见他没被吵醒，便朝海图室走去。这海上的夜晚闷热潮湿，漆黑一片。他穿过海图室的门时，只能看到从下方的船梯散射过来的昏暗的红光。他刚才所说的日军夜袭并不是在开玩笑。作为一名枪炮军官，他清楚“温斯顿”号的光学枪炮指挥仪并不是日军高档器材的对手，更别提日本巡洋舰在航速和武装上的优势了。

他微笑着走下船梯。迈克刚才叫他“美人”。他初遇这个外号的时候是1928年，当时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是一名一年级新生。马什其实并不帅，说他“相貌平平”都算仁慈。他身高不到六英尺，招风耳，长脸，尖下巴，一头蓬松的黑发，下方是一双友好的蓝眼睛。1928年的那天，高年级学生的编队在夏季巡航后返回班克罗夫特宿舍楼，一名实习教官闯进一年级新生的房间，扫视着一个个立正站姿、紧张得直冒汗的小鲜肉，最后目光落在马什身上，说道：“你还真是个标致的美人啊。”这外号来得突然，却要跟随他一辈子。

他走到主通道上，笨拙地钻进装甲舱盖后的小舱口，然后像僵尸一样摸索着朝自己的特等卧舱走去。他的眼皮非常沉重。迈克刚才说“六小时后见”。战舰正处于二级战斗状态，船上所有人都要值更，守在左右两舷，六小时一倒班。这样的作息让马什疲惫不堪。不过相比起来，他现在的时间表还算不错：早晨6点值到正午，然后休息六个小时，再从18点值到午夜。这种作息跟他平常的生物钟勉强还能吻合。迈克就没这么走运了。他需要从正午值到18点，然后就是难熬的午夜更，从午夜值到早上6点，再延至战舰解除晨间战斗警报之后。不过，比起那些守在亨德森机场、干等着狂犬般的日本步兵蓄力

增威的可怜虫们，他们俩仍然算是幸运儿。

“温斯顿”号的8英寸主炮时刻保持着预备状态，炮手只能在炮塔中的炮位上“休息”，累了就在弹药堆中清出一块空地来躺下。战舰封闭甚严，只有甲板下个别几个小舱口的装甲舱盖敞着。大舱盖都锁上了，处在低位的军官舱室区热成了蒸炉。为了使前端的士兵大卧舱通风更好，这里的排风扇只得低速运行，因而热得更甚。

马什中途上了一趟军官厕所，排出前六个小时内所喝的咖啡，然后走进他那边所谓的特等卧舱。他踢掉脚上的高筒防水靴，没脱衣服便直接坐在了下铺上。他和迈克尔·奥康纳是室友。这间卧舱位于第二层甲板上，就在二号炮塔的右后方，8英尺长，5英尺宽，里面本来也有个舷窗，但同样也关上了。南太平洋的空气闷热潮湿，他甚至想无视军规，打开舷窗透透气，但后来还是冷静了下来，把卧舱的门锁上，最后拉上床帘，躺了下来。

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圣地亚哥都远在天边。他的母亲生活在那里，父亲三年前死于心脏病。马什生长在北圣地亚哥县的一个名叫埃斯孔迪多的村庄，然后在1928年，受恩于父亲的律师合伙人（此时已是国会议员），他进入了海军学院。自从1932年毕业后，他已经随太平洋舰队出海多次，在人们俗称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规规矩矩，保持低调。由于海军的预算紧缩，他的很多同学都被迫退伍了，剩下的也被降了薪酬。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结婚，也常常好奇那些已婚士兵是怎样维持生计的。

当海舰队转移到珍珠港时，他才来“温斯顿”号三个月。他们刚完成一次大检修，一直到12月7号日军来袭都没有出港。几个月前，他们连瓜岛都没听说过，而现在却像在这里的海域中扎了根。夜色如漆，热气蒸腾。马什不知道是哪位天才指挥官挑了这么个鬼地方来建立阵营，不过，他倒是很满意跟其他人一起，被派到这里来值班。

汗水几乎使他全身都粘在了卡其布制服上，他能闻到自己一身的汗臭味儿。船上的两个淡水蒸发器坏了一个，全员进入缺水状态，这就意味着每三天才能洗一次澡，而且还是典型的海军式洗澡法：打开花洒，关上花洒，抹上肥皂，打开花洒，关上花洒，走出浴室。他想偷偷跑到厕所里简单冲一下，但下

一秒便睡着了。

他梦到自己在飞，然后突然在一阵剧痛中醒来。他的头撞到了床边的钢板上，爆炸的巨响压迫着他的耳膜，同时船体向右倾斜，然后又晃回中立位。零散的小物件、纸张甚至椅子都压在了他身上。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油雾。他试图从杂物下挣扎出来，但刚要爬起来时，船体再次受击。钢板突如其来的冲击力作用在他的手腕和膝盖上，他倒向一侧，禁不住叫出声来。这一次，船体并没有太多倾斜。他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儿，但因为刚刚醒来，大脑还很迷糊，无法进行思考。随后他便听到有人在通道里叫喊，紧接着便是来自船艏方向的蒸汽泄漏声。在雷鸣般的蒸汽声中，战斗警报的军号声隐隐作响。

他的双手已经无法用力，膝盖也疼痛难忍。他只得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然后伸出手去抓木棉布救生衣和战盔，却发现双手像热橡胶一般疲软无力。马什知道前上方的8英寸主炮正在开火，不过与其说他听见了炮声，不如说他感受到了主炮那熟悉的节律性震动，因为船体中部蒸汽喷发的声音几乎把炮声完全掩盖。主通道里大声呼喊的人更多了。他把胳膊挂在一张倒在地上的椅子上，这才挺直身子。他忽然意识到“温斯顿”号并没有回到中立位，而是不祥地倾向左侧，随着海水缓慢地浮动。一阵恐惧袭来，他的内脏仿佛化成了水。主船体梁在他身下咿呀作响。

马什的战位在天台一号，他负责操作舰艏的一台5英寸舰炮射击指挥仪，指挥仪坐落在舰桥之上的高楼上。他一只胳膊撑着椅子，挣扎着穿上了救生衣，然后用另一只相对来说要好一些的手，在牙齿的辅助下系上了绳扣。战盔不知去了哪里，他也不打算找了，索性推开帘子，走进了通道，结果却一头撞进了匆匆赶去船艏的维修兵队伍中。维修兵都戴上了面具，手中牵着浸湿的帆布消防水龙带。他这才发现自己脚上只穿了袜子，只好又钻进卧舱，套上长筒靴。他在8英寸主炮的一连串轰鸣中，辨别出了5英寸二级火炮的声音。那群日本混蛋就在附近，他心中恨恨地想。他清楚自己必须迅速赶到上层甲板，但是要想就位，就得爬一段船梯，而这对他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他的双手已经报废，膝盖也在他穿过倾斜的甲板时碾压般的痛。

他尾随着维修兵的队伍走向通往上层甲板的防水舱口，走着走着，忽然意

识到自己正在上坡，而且脚下都是海水，不禁吃了一惊。这意味着“温斯顿”号既向前倾，又向左倾。他一直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看见甲板上的一盏应急灯，灯光从海水中折射出来。

天啊，他心想，如果第二层甲板进了水，这船就完了。

“全体人员注意！弃船！弃船！”战舰的广播系统传来指令，声音在蒸汽的咆哮以及舱口附近愈演愈烈的嘈杂声中勉强可以听见。所有的维修兵都扔掉手中的灭火设备，爬上船梯。但由于顶端的圆形小舱口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他们随即堵在了那里。马什感到海水漫上了小腿，灌进他的长筒靴里。他不得不将前臂绕进一根缆索中来保持平衡。一串炮弹呼啸着穿过上层甲板的上空，所有人都怔了一下。几颗炮弹击中了装甲带，一颗击中了上层甲板，爆炸产生的剧烈震动使他们面前的船梯咯吱作响。然后，人们都如大梦初醒般互相推搡，争先恐后地涌向小舱口。船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朝舱门爬去。

“妈的，把大舱盖打开！”马什听到自己大声喊道，“下一个钻进去的人，把大舱盖打开！”

梯子最顶端的人转过身朝他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然后钻了进去。又是一阵爆炸声，船体跟着晃了几下，他们可以听到钢片呼啸着穿过上方船舱的声音，上层甲板上传来一阵令人心惊胆战的尖叫。通道中的红灯熄灭了，只有梯子附近的两盏应急灯还亮着。又有两个人钻进了小舱口，马什决定站在一旁，等待这些惶恐不安的水手们艰难地爬上梯子。所有的人都在催促前面的人快点，快点。他的双手已经没了知觉，单单是保持站立，就耗费了他很多体力。舱盖终于打开了，人们可以三三两两并排着通过舱口了。此时第二层甲板上的海水已经漫到了大腿，船身向左倾斜了至少十度。他很怕轮到自己爬梯子之前船会倾覆。大舱口打开之后，光线亮了很多，但射进来的全是汽油燃烧时灼热的黄光，并不是应急灯的光芒。

他终于加入了爬梯人的队伍，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他试着向上爬，但更多的是被后面的人推上去的。他跌跌撞撞地走出舱口的凹室，刚一进主通道，便被一个闭着眼逃命的大力水手撞了个狗啃屎。紧接着便飞来几颗炮弹，击中了上层的塔楼。塔楼开始倾斜，像比萨斜塔一般悬在海面上空。还有一颗击中了

舰艇的邮政部，就在马什向前30英尺的地方。一时间，弹片噼里啪啦四处飞散，通道里的很多人都被其击倒，子弹消停后便是一片有毒烟雾，以及满甲板燃烧的纸张。马什试着站起身来，但又被一个飞来的水手砸在了身下。那水手撕心裂肺地尖叫着，喷了马什一身鲜血。没有手掌和前臂的帮助，他动都不能动。此时，一连串的炮弹又从左侧射来，跟刚才一样，钢铁弹片沿着主通道呼啸而过。他突然对身上的肉盾心生感激。他清楚地感到那人中了弹后停止了挣扎。

不能待在这儿！他心想，必须出去。

他弓了一下背，把身上的伤兵摇下，然后肚子贴地爬了起来。这艘巡洋舰无疑正走向毁灭，它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通道里的尸体都滑向左侧，堆叠在一起。他爬过一具又一具尸体。由于船体的倾斜，他的身子同时贴着舱壁和甲板。他的牙齿由于恐惧而打战。他的双手拍打着血水以及其他更可怖的东西。他像一条蛇一样朝着最近的舱口爬行。又是一阵密集的炮火，咆哮着撞击着这艘苟延残喘的巡洋舰。他听到子弹穿透海水、击中舱口另一侧的甲板的巨响。他侥幸躲过这一劫，但每发子弹都仿佛打在了他身上，极度的恐惧让他几近呕吐。

一具死尸挂在舱盖的操作杆上，舱盖已经千疮百孔，一束束明亮的白光从破洞中射进烟雾弥漫的通道。马什把尸体推向一边，并用肩膀把操作杆顶了起来。舱盖在重力的作用下自己旋开了。但由于船体极度倾斜，马什自己也从舱口中跌了出去，然后沿着柚木甲板向低处滑行，直到安全索旁。

一艘日本巡洋舰射来一束蓝白色的强光，60英寸碳弧探照灯活像恶魔的一只眼睛。一时间，马什被强光晃瞎了眼睛。机械器材上的裂缝一直向外逸着蒸汽，发出的噪音几乎淹没了所有声响，比如甲板上的伤员的呻吟。这些伤员的脸在凄厉的白光中痛苦地扭曲着。船体中部停放侦察机的地方燃着一团大火，船头也有一处着了火，那里可能存放着航空汽油。此时，海水已经没过了船头，那团火焰渐渐地变成一股淡橙色的蒸汽。不知哪里冒出的海浪劈头盖脸而来，他这才意识到左侧主甲板已经完全泡在了水里，船随时都可能会翻跳，就现在！他心中疾呼。

他深吸一口气，把头和身子挤出安全索，最后终于滑向了大海中。他四顾发现，此时跳水的人不只他一人，同时还发现一名士兵正在帮助一名受伤的船友挣脱安全索。他开始自责起来：作为一名军官，救死扶伤本该是他的职责，但他却被吓破了胆。他刚钻出水面，就感到头上悬着什么庞然大物——“温斯顿”号船舶的上层建筑。整个建筑都已破败不堪，舰桥只剩残骸，很多东西从那里稀里哗啦地落了下来，比如信号手册、应急灯、咖啡杯、望远镜、四肢、内脏，以及暴雪般的纸张。船体中部的蒸汽泄漏声戛然而止，与此同时，马什面前的水面上突然冒出一颗头颅。头颅慢慢转向他，露出迈克的惨白的面孔。马什惊骇地叫了起来，喝进一大口油乎乎的海水。

日军的巡洋舰横逼过来，它的探照灯已经关了，现在看起来像一条黑黢黢的长龙。它离“温斯顿”号非常之近，以至于后者甲板上的橙色火焰都映在它舰桥的窗户上。马什可以看到日本巡洋舰的上层防空炮手瞪着“温斯顿”号的残骸，开始新一轮扫荡。日军的炮塔在红黄两色之间闪变，每一发炮弹都产生超强的炮口回冲力，巡洋舰上耸立的桅杆在炮火中清晰可见。“温斯顿”号巨大的残躯在炮弹的打击下越漂越远，最后的几颗炮弹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飞入一片漆黑之中。等到“温斯顿”号漂出射程之外，日军的巡洋舰才掉头离开，去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离他非常之近，他都能听到它在加速远行时鼓风机的呜咽。片刻后，它的尾流传了过来，拍打着正在拼命游离地狱之门的“温斯顿”号幸存者。

马什在温暖的海水中奋力游着，尽可能远离这艘正在下沉的战舰。他想起自己曾经在海军学院的游泳馆中受过类似的航海训练。但他的膝盖受了重伤，双腿僵硬，无法伸直，因而不能正常蹬水。他只好用同样残废的手腕勉强做出狗刨动作，一心只想赶在船翻之前离开危险区域，否则就可能被扣在船下。然而，在几分钟的痛苦尝试之后，他实在没了力气，只好转过身来观看。在他右方，船上的一架侦察机完全被大火吞没，橘黄色的火球滚滚升腾，航空汽油罐漏出的汽油如火蛇般扑向大海。船体中后部的上层建筑和烟囱已经变成一堆混乱的钢铁废墟，并散发着橘红色的火光，黑烟和白雾混在一起，像一团巨大的乌云，从废墟中升起。他心想，过不了几分钟，他就会在烟囱下看到它横梁触

水了。他喘息着望着“温斯顿”号。它斜躺在那里，海水越灌越多。船体深处的舱壁断裂声在夜空中回荡。他已经漂到了船头的正对面，此时的船头刚被海水淹没。由于蒸汽泄漏的声音已经消失，黑暗中其他可怕的声音突显出现：人们的尖叫声，船前船后毕毕剥剥的火声，以及垂死的“温斯顿”号在水下发出的咕隆声。

在这些嘈杂声中，他猛然辨别出一阵急速的捶打声，那是金属相撞的声音。一个浪头拍在了他的脸上，他把刺眼的海水抹去，再次凝神细听。

当，当，当——船内有人在拼命地击打钢板！

他位于船头前方50英尺左右的地方，但敲打声非常清楚。“温斯顿”号主甲板的倾斜角度已经至少40°，甲板上的所有零散用具都喀拉喀拉地滚进了海里，船头的一座8英寸炮座在滚道上艰涩地滑动，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噪音，三个炮管都径直地指向大海。

敲打声再次传来。当，当，当。声音来自前甲板的主舱口内部。曾经在左舷燃烧的汽油罐现在已经沉到了水下，但后面的侦察机还在水上，他借着侦察机燃烧的火光看到了那个舱口。

这是击打舱盖的声音。有人被困在了里面！

他用力咽了咽口水。他的嘴巴总被灌进海水，此时却异常地干燥。

你是军官，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他的确知道。但他实在做不到。他把整个前甲板扫视了一遍，它仿佛在向他靠近。他感到四肢瘫软无力。在他右侧，塔楼的残骸悬在海水上空，一台小型枪炮指挥仪伴着一声钢铁划过的锐响，从固定台上脱落下来。他知道船很快就会倾覆，也知道自己离它太近太近了。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

管它呢！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

喀拉——左舷的锚链从止链器上脱落，已经没入水下的锚失去了牵拉，朝3000英尺深的海底坠去。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马什从恍惚中拉了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朝战舰游去。他似乎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身后，数十名幸存者

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奋力蹬水，其中有几人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仿佛他是个疯子。

当，当，当。越是靠近，这响声越发清晰。

在他游到前甲板时，导缆钳已经与海面平行了。敲打声仍在继续。他越过安全索，爬上了倾斜的甲板。他的手腕火烧般地痛。他用手肘和双脚挣扎着向前爬，像一只受了伤的螃蟹，穿过甲板露出水面的2/3的部分，最后终于爬到了那个舱口前。柚木甲板沾了水，变得很滑，为了防止滑回去，他用一只腿卷在通风口的风斗根部。

舱盖关得很紧。旋转螺旋门闩的扳钳卡在了托架上，取不出来。操控托架的线路完好无损，可惜他的双手使不上劲儿。船内满是弹孔的舱壁破裂时产生的震动透过甲板传了过来，更多的舱室被贪婪的大海吞噬。如果现在翻船，他将会遭遇什么？他尽力克制自己，不去想这个问题。

他侧过身来，靠在甲板上，使出双手能承受的最大力气转动门闩，然后伸直那条空闲的腿，踢向门闩，直到螺母松动，固定螺旋门闩的合页掉了下去。踢第一下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膝盖似乎脱落了，随之而来的疼痛几乎让他窒息。第二下、第三下，直到最后一下，疼痛有增无减。甲板倾斜的角度已经非常陡峭，但为了获取足够长的力臂，他把一只胳膊挂在了吊杆基座上。

船随时都会翻了，他想，船马上就要翻了。他在潮湿的空气里出了一身汗。

他逐个踢打把手，最后，第八根门闩终于脱落。舱盖在众人的推挤下砰的一声打开了。他们像一群来自地狱的蝙蝠，从舱内蹿了出来。尾随他们的是一股炽热的油烟，无疑是被不断涌入的海水挤出来的。十几个脸色煞白的士兵爬了出来，竟然还能勉强维持秩序。马什精疲力竭地躺在那里，恍恍惚惚地看着他们逃离炼狱，然后像旅鼠一样扑通扑通滚进海中。终于，他的手肘坚持不住了。他滑过几乎已经竖直的甲板，然后挣扎着挤出已经泡在水里的安全索，回到大海的怀抱中，跟着其他人一起逃亡。他使用蛙泳的泳姿，但由于手腕受了伤，只好用胳膊拨水。为了逃命，他不顾膝盖的疼痛，疯狂地蹬着水。一声巨响从他身后传来。好险，刚好及时，他心中庆幸。